

生死面前，正义一无所用？

死亡刻痕

CARVE THE MARK

〔美〕维罗尼卡·罗斯 / 著 吴华 / 译
Veronica Roth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死亡刻痕

CARVE THE MARK

〔美〕维罗尼卡·罗斯 / 著 吴华 / 译

Veronica Roth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刻痕 / (美) 维罗尼卡·罗斯著; 吴华译.
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1 (2017年重印)
ISBN 978-7-5455-2461-1

I. ①死… II. ①维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1102 号

Copyright©2017 by Veronica Roth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ew Leaf Literary & Media, Inc.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7-92

死亡刻痕

出品人	杨 政
作者	[美] 维罗尼卡·罗斯
译者	吴 华
责任编辑	陈文龙 张璐路
版权编辑	郭 森
装帧设计	蒋宏工作室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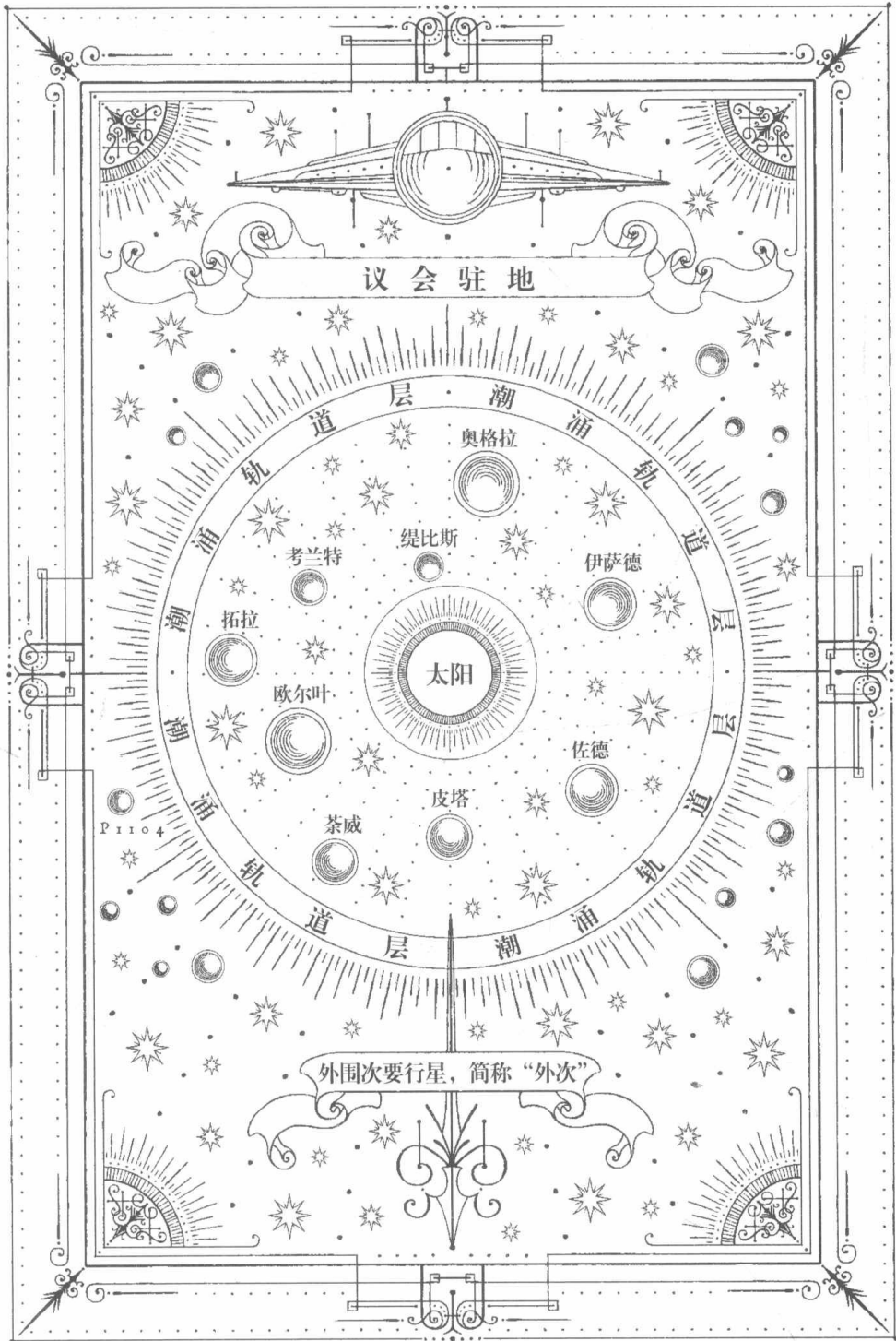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2月第2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	14.25
字 数	336千字
定 价	36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2461-1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狮鹫文学



[美] 维罗尼卡·罗斯 (Veronica Roth)

《分歧者》《反叛者》《忠诚者》

《分歧者外传》

《分歧者》三部曲

《分歧者》系列 (全四册)

[韩] 金银淑

《继承者们》(上下)



[美] 绮拉·凯斯 (Kiera Cass)

《决战王妃》《决战王妃2：背叛之吻》《决战王妃3：真命天女》

《决战王妃》三部曲

[美] 卡斯·摩根 (Kass Morgan)

《地球百子1：重返地球》《地球百子2：异类惊现》《地球百子3：星际归来》

《地球百子》三部曲



[德] 赛巴斯蒂安·菲茨克

《解剖》《梦游者》

[美] 约翰·格林 (John Green)

《纸镇》

[美] 特里·布鲁克斯 (Terry Brooks)

《沙娜拉之剑 I：传奇之剑》

《沙娜拉之剑 II：精灵之石》

《沙娜拉之剑 III：希望之歌》

[美] 李·芭度葛 (Leigh Bardugo)

《格里莎三部曲 I：太阳召唤》

《格里莎三部曲 II：暗黑再临》

《格里莎三部曲 III：毁灭新生》



[美] 杰夫·范德米尔 (Jeff VanderMeer)

《遗落的南境1：湮灭》《遗落的南境2：当权者》《遗落的南境3：接纳》

《遗落的南境》三部曲

[美] 兰萨姆·里格斯 (Ransom Riggs)

《怪屋女孩1》《怪屋女孩2：空城》《怪屋女孩3：灵魂博物馆》

《怪屋女孩》三部曲

《佩小姐的奇幻城堡》





狮鹫是西方神话中著名的奇幻生物，

因生有狮身鹫面而得名，

兼具智慧和勇气。

狮鹫文学是新华文轩·华夏盛轩自 2013 年始创建的文学品牌，

范围涉及 YA 小说、科幻奇幻、悬疑等领域，

主要引进欧美畅销而有影响力的虚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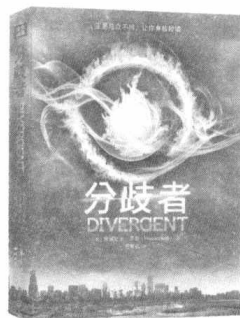
译者招募

我们致力于引进欧美畅销而有影响力的虚构作品，
感兴趣的译者可投简历至邮箱：xhwxomxs@163.com。

我们将通过邮件向大家发布新书信息，
并征试译稿，最后择优选定译者。

北美出版界一大奇迹，出版四年仍稳居亚马逊青少类排行榜前五！
全球狂销 3600 万册！席卷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横扫各大奖项！

《分歧者》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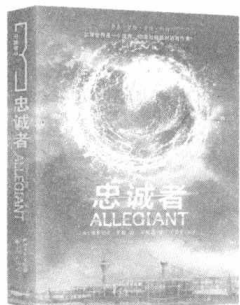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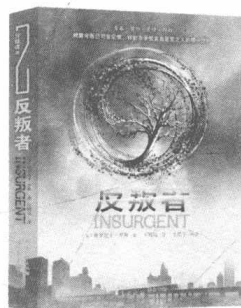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分歧者》

16 岁的少女“碧翠丝”从安宁平和的无私派生活突然坠入分歧者的危境，突入无畏派基地，历经新生训练的血雨腥风，变身强悍理智美貌加身的“翠丝”，经历一场未知结局却至死不渝的恋爱，走上解密分歧者之路，完成一次向死而生的蜕变。

《反叛者》

无私派遭屠竟是因神秘使命，友好派避纷扰保持中立，诚实派为自保求妥协反被控制，无畏派分裂，博学派被扫荡，无派别大军崛起。错手杀死朋友，父母因自己双亡，心中的悲痛与愧疚让翠丝绝望，她一次又一次走在自毁的路上，让爱她的人一次又一次暴怒和疯狂。



《忠诚者》

五大派别赖以生存的芝加哥城，不过是美国基因局制造的一场实验？忠诚者叛乱即将爆发。为了镇压叛乱，基因局决定重置所有芝加哥人的记忆，再次篡改历史。为抵制基因局的阴谋，翠丝和老四分头行动，而这一次分开，他们很可能就会天人永隔……

《分歧者外传》

这是以“分歧者”系列的男主角老四的视角来写的一部合集。他是转派者，因对父亲的恐惧而逃离；他是分歧者，必须于惊险考验中拯救自己；他是背叛者，须于万难境地中拯救世界……可怕对手，惊险的考验，危机重重，他一再涉险，数度迷茫。



1...

第一章 阿珂斯

绒语花总是盛放在最漫长的黑夜。当花苞绽开、花瓣舒展、花束渐渐变成深红色时，整个城镇便陷入了欢庆——这是因为绒语花是国家的命脉，而且，阿珂斯想着，人们之所以没有被极寒逼疯，也是拜它所赐。

这天正是芳信祭的日子，阿珂斯穿戴整齐，等着家人一起出门。捂着大衣都有点儿出汗了，于是他想到院子里凉快凉快。围绕着大火炉，层层坐落着人家，凯雷赛特家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些房子不论远近，墙壁都成弧形向内倾侧——兴许是为了图好运。

一打开房门，冰冷的空气就刺痛了阿珂斯的眼睛。他连忙扯下护目镜戴好，皮肤上的热量立即在玻璃镜片上蒙了一层薄雾。他戴着手套，笨拙地摸到金属拨火棍，戳了戳熔炉排风罩。那下面的硫黄石没点着时就像一块块黑瘤，烧起来之后才爆出不同颜色的火花，这是因为它们混杂的粉尘各不相同。

硫黄石互相摩擦撞击，燃起了血一样鲜红的火光。它们并不是用来温暖谁或照亮什么的——它们只是提醒着生命潮涌的存在，仿佛阿珂斯身体里的嗡鸣还不足以佐证似的。这潮涌在所有活物的体内流淌，并以各种各样的色彩渲染在天空之中，就像那些硫黄石，就像那些各回各家的浮艇上的灯光。在这片世外仙源，人们认为脚下的星球

不过是积雪满盈空旷大地，还从未真正踏上过追寻生命潮涌的征程。

阿珂斯的哥哥埃加探出头来：“喂，想冻死吗？快来，老妈差不多准备好了。”

去神庙的时候，他们的母亲总是会花上更长时间来准备。毕竟，身为一名神谕者，所有人都会直勾勾地盯着她看。

阿珂斯丢下拨火棍，走进屋子里，摘掉护目镜，把面罩拉到了脖子以下。

他的父亲和姐姐奇西正站在前门那里，给自己裹上最暖和的大衣——衣料都是一样的，库垭皮，因为必须活剥，一般都是灰白色的，还带着冠羽。

“那么，都准备好了，是吗？阿珂斯也是？很好。”母亲把自己的大衣扣好，看了看孩子父亲的旧靴子。“看你的鞋有多脏，奥瑟。在某个地方，你老父亲的骨灰都会为它扬撒殆尽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才着急忙慌地把它们搞脏呀。”父亲咧嘴一笑。

“很好，”母亲几乎是啧啧有声，“它们这副模样我挺喜欢的。”

“凡是我爸不喜欢的，你都喜欢。”

“那是因为就没有他喜欢的。”

“我们能不能趁着还挺暖和的时候赶紧到浮艇上去？”埃加的声音里微微有些抱怨，“欧力在纪念碑那儿等我们呢。”

母亲穿戴完毕，戴上了面罩。他们沿着加热的过道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外走，全都穿着皮毛大衣，戴着护目镜和连指手套。一艘扁圆形的浮艇正悬浮在及膝深的雪丘上方，等着他们。母亲抬手一碰，船舱的门就开了，大家便鱼贯而入。埃加和奇西得两人四手把阿珂斯塞进去，因为他个子还太小，没法儿自己钻。接着便是系上安全带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
“出发神庙！”父亲大喊着，凭空一挥拳。每当去神庙，他就会来这么一下，好像是为了庆祝无聊演讲和冗长的投票日似的。

“要是我们能把你这激情用瓶子装起来卖给茶威人该多好。大部分人我一季年才能见到一次，还只是因为那儿有吃有喝。”母亲拖着长音说道，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

“这不就是办法嘛，”埃加说道，“用全季无休的食物诱惑他们呗。”

“真是少年才智。”母亲用大拇指按下了点火开关。

浮艇猛地上升往前冲去，大家东倒西歪地挤成一团。埃加把阿珂斯撞出去好远，所有人都笑个不停。

前方，海萨的灯光影影绰绰。这是个依山而建的城市，军事基地位于山脚，神庙则在山顶上，其他的建筑就在这两者之间。他们要去的神庙是一座巨大的石屋，中央的穹顶由几百上千块五颜六色的琉璃镶嵌而成，这样当阳光洒在上面时，海萨的制高点就会显现出一片橘红色的光芒——不过事实上，这里日照稀少，它几乎从不闪耀发光。

浮艇攀山而上，飘过多石的海萨城。它与它所在的星国——茶威——一样古老。所有人都以此名呼之，敌人除外。这个字眼有点儿太过圆润，世外仙源的居民们念起来挺容易呛到。那些狭窄的屋子，一多半都淹没在吹积雪堆之中，户户人去屋空。今晚，所有人都会到神庙去。

“今天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？”父亲一边问母亲，一边操纵浮艇，绕开直指向天、转个不停的风力计。

阿珂斯从父亲的语调里听得出来，他是在问母亲是否看到了幻象。星系中的每个星国都拥有三位神谕者，一位新起，一位当值，一位退隐。阿珂斯不太明白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他所知道的是，生命潮涌在母亲耳边低吟未来之事，他们认识的人大多因此对母亲心

怀敬畏。

“前几天我看到了你姐姐——”母亲开口道，“不过她是否想知道这些，我可说不准。”

“她只是觉得未来该按照重要性的不同区别对待。”

母亲的目光挨个扫过阿珂斯、埃加和奇西。

“我看，这就是嫁到军人家庭的结果，”母亲最终说道，“你们希望一切都规整受控，甚至包括我的天赋赐礼。”

“想必你也注意到了，我是我们家族的例外，我选择成为一个农夫，而不是什么上校。”父亲说，“我姐姐也没别的意思，她只不过是有些神经紧张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是噢。”母亲说，好像根本不是“仅此而已”。

奇西哼起歌来，这旋律阿珂斯很熟悉，但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。他的姐姐正望向窗外，没注意到父母在拌嘴。没过几秒钟，大人們的爭吵也停了，浮艇里只能听见奇西哼歌的声音。奇西有种独特的魅力——父亲老爱这么说——让人平静泰然。

神庙亮灯了，从里到外灯火通明，一串串比阿珂斯的拳头大不了多少的提灯挂在拱形的入口。浮艇到处都是，宽大的舱壁上绕着斑斓的灯带，或是扎堆停在山腰，或是挤在穹顶周围寻找着陆的地方。母亲熟悉神庙周围所有的秘密地带，于是指引着父亲把浮艇开到餐厅旁边的一处暗角里。这下大家全都斜着挤在一侧，母亲也不得不双手撬开侧门才行。

他们沿着一条黑暗的石头甬道往下走，古旧的地毯磨损得厉害，几乎能透亮。接着便经过低矮的、蜡烛照着的纪念碑——追念的是那些为抵御梟狄进犯而牺牲的茶威人。那是阿珂斯出生以前的事了。

经过纪念碑的时候，阿珂斯放慢了脚步，打量着那些闪烁的烛

火。突然，埃加从后面猛抓住他的肩膀，吓了他一大跳。阿珂斯反应过来是谁干的，立刻就脸红了，哥哥则戳戳他的脸：“就算这儿黑咕隆咚我也知道你的脸有多红！”

“闭嘴！”阿珂斯说。

“埃加，”母亲责备道，“别捉弄人。”

她总得反反复复地说这句话：阿珂斯好像总是会对什么东西脸红。

“只是闹着玩儿嘛……”

他们踏上了通往神庙中心的走道，先知大殿门外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，大家都跺着脚甩掉防水外靴，扭来扭去地脱下外套，把风帽压塌了的头发抖蓬松，冲着冻僵的手指头呵气。凯雷赛特一家把他们的大衣、靴子、护目镜、手套和面罩全都堆在一个幽暗的壁龛里，就在那扇紫色窗子的下面——雕花玻璃上是茶威字母“生命潮涌”。他们刚回到先知大殿，阿珂斯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“小埃！”埃加最好的朋友欧力·雷德纳里斯从门廊上冲了过来。她干干瘦瘦、笨手笨脚，还总是莽莽撞撞、蓬头垢面的。阿珂斯从来没见过她穿过裙子，不过这会儿她却穿着一件深紫红色的，肩上还缀着纽扣，有点儿像军装。

欧力的手指关节因为冷而微微发红，她一跃在埃加面前站住，说：“你可来啦。我姑妈正对议会大放厥词，我已经听了两遍了，简直快要炸了。”阿珂斯曾经领教过一回欧力姑妈的激昂演说，批评议会——星系的政府机构——只关注极北茶威的冰花产量，而轻视盐沼梟狄的入侵，称那不过是“民事纷争”。她见解分明，阿珂斯却觉得待在那些喋喋不休的大人周围很不自在。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

“你们好呀，奥瑟、萨法、奇西、阿珂斯，芳信快乐！快来，我

们进去吧，小埃！”欧力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，连个磕绊也不打。

埃加看了看父亲，父亲则摆摆手说：“那你就去吧，我们一会儿再碰面。”

“要是被我们撞见你嘴上叼着烟，像上一季那样，”母亲说，“那你就给我们把它吞下去。”

埃加挑了挑眉毛。他不会因为什么事而感到不好意思，也从不脸红。即便是学校里的孩子们嘲笑他的嗓音——比大多数男孩都尖厉的嗓音，或是笑话他家里有钱——这在海萨可不是什么值得艳羡的事，埃加都不会脸红，也不会回嘴。他就是有这种天赋，能把这些东西屏蔽在外，除非他乐意，否则什么也漏不进来。

埃加一把抓住阿珂斯的胳膊肘，拉着他跟欧力后面，奇西则一如往常，留在父母身边。三个小孩你追我赶地一路跑进了先知大殿。

欧力一声惊叹，而阿珂斯看见大殿里面的样子时，反应也几乎和她一样。从穹顶最高处到最外侧的墙壁，几百盏提灯向四面八方铺陈挂满；每一盏提灯都用绒语花染成了红色，仿若一顶巨大的华盖笼罩在头顶。埃加冲着阿珂斯咧嘴笑的时候，牙齿都映成了红色。大殿中央平时是空的，不过此刻陈列着一块宽度有一个人身高那么宽的冰墙，里面冰着几十朵含苞待放的绒语花。

还有好多阿珂斯拇指那么大的硫黄提灯，映衬着冰墙，照着其中等待绽放的绒语花。光是白色的，这是为了让人们能看清绒语花自身的颜色——比所有灯盏都要红。也有人说，那种红色，像血一样浓重。

人们挨挨挤挤地在四周转悠，都穿着节日盛装：只露出头和手的宽松长袍，用不同颜色的精致玻璃扣子系紧；镶着柔软的澳尔特皮边的及膝坎肩，以及两绕的围巾。这些衣服都是深而浓的颜色，和外套

相互映衬，只是绝没有灰色和白色。阿珂斯的夹克是深绿色的，是哥哥穿过的，肩部还有点儿大，埃加的夹克则是棕色的。

欧力领着他们径直走向放食物的地方，她那苦瓜脸的姑妈正在给经过的人发放盘子，看也没看欧力一眼。阿珂斯觉得，欧力不喜欢她的姑妈和姑父，所以才总是和凯雷赛特一家人待在一起，几乎是住在他们家了，不过他也不知道欧力的父母出了什么事。埃加往嘴里塞了个面包卷，呛得他喷出不少面包屑。

“小心点儿，”阿珂斯说，“吃面包噎死可不是什么高雅端庄的事。”

“至少我能为我喜欢的东西去死。”埃加说着，把整个面包卷都吞了下去。

阿珂斯忍不住笑了。

欧力用胳膊钩住埃加的脖子，把他的脑袋拉近了说：“现在先别看，但一会儿你盯住左边来的人。”

“啥？”埃加一开口喷出更多面包屑，阿珂斯却觉得自己的脖子微微发热。他赶忙瞥了一眼，看见在埃加的左侧有几个大人，他们沉默不语地站着，眼睛却盯着自己这边。

“你得习惯这个，阿珂斯，”埃加说道，“这是常有的事。”

“他们才该好好习惯一下吧，”阿珂斯说，“我们生来就住在这儿，生来就拥有命运，这到底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人人皆有未来，但并非人人皆有命运——至少，他们的母亲是这样说的。只有那些“受眷顾”的家族中的一部分人拥有命运，这些人出生时，由各个星国的神谕者旁观见证，一致通过。母亲说过，当那些揭示命运的幻象降临时，它们是可以把她从沉睡中唤醒的，因为这样的人拥有极强的力量。

埃加、奇西和阿珂斯都拥有命运，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。

么。尽管他们的母亲就是能够看见命运的神谕者，她却总是说，自己不必对他们坦陈，因为世界自会替她揭晓一切。

人们普遍认为，命运是可以决定世界走向的。不过，阿珂斯要是花太久时间想这事，他会恶心想吐的。

欧力耸耸肩：“姑妈说议会最近在滚动新闻里对神谕者表示了不满，所以大概人人都会这样想了。”

“不满？”阿珂斯问，“为什么？”

埃加没理会他们俩的谈话：“快来，我们得占个好位置。”

欧力高兴起来：“好耶，快走！我可不想像上一季似的挤在一堆屁股中间观礼了！”

“我想你这一季已经长得比屁股高了，”埃加说，“差不多有后背那么高了吧。”

“噢，好吧，我都能遵我姑妈的命穿上这条裙子了，想必确实可以盯着一堆后背了。”欧力翻翻眼睛说。

这回，阿珂斯首当其冲地钻进了人群里，闪过装满酒的玻璃杯和大人猛挥的手，来到先知大殿的最前面，刚好就在那冰墙和含苞的缄语花旁边。时间上也刚好——他们的母亲正站在冰墙边，已经脱掉了鞋子，尽管那儿冰冷彻骨。她曾经说过，贴近大地时能更好地发挥神谕者的能力。

就在几秒钟之前，他还在和埃加笑闹不停，但此刻，人群静了下来，阿珂斯的内心也静了下来。

埃加往阿珂斯身边凑了凑，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你感觉到了吗？生命潮涌发疯似的嗡嗡作响，这儿，我的胸膛，都要震起来了。”

阿珂斯本来没注意到，但埃加是对的——他确实感觉到自己的胸膛震动不已，仿佛血流在歌唱。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们的母亲就开